

笑笑江湖(上)

第一卷

第一章 跳崖求师

江湖千万种，这无异也是较特殊的一种。

人人都说他是“白痴”，但人人都知晓这个“白痴”不但不痴也不傻，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

这未免有点矛盾吧？

其实一点也不矛盾，只要见过他的人，听过他的事，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

--因为他实在太过于聪明，具有过目不忘，一点十通之能，甚至无师也能自通。

凡是被他看过的武功招式，他都能照单全收，学得有声有色，甚至青出于蓝。因而常常引起武林侧目，非得给他个“白痴”外号不可，大大的将他贬损一番。

最重要的是--。他的名字真的就叫“白痴”--小白痴，白小痴。

难怪众人会如此叫他了。如此顺口的名字，不叫，那才有毛病。

至于他为何会搞上这个既不讨好，又不雅观的名字？倒也叫人百思不解，煞费猜疑。

若想听他解释，还得花上三天三夜时间，听完滔滔不绝的历史典故，才能稍稍搞懂这是怎么回事。

最让江湖各派头痛的是--他无所不偷、无所不抢、无所不骗，凡是看上的武功秘笈、灵丹妙药，他都会不择手段的弄到手。几年努力下来，天下的灵丹妙药，恐怕已有数百种已被他给吞了。

有这么一个人混在江湖，不知江湖将变成何种局面？.....难怪弄得江湖人人要躲他、要捉他、要杀他.....

然而有件事却让人想不透：他吃遍天下灵药，练尽天下武学，功夫却一团糟.....至于为何会如此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。

江湖年年有怪事，今年却特别多。

耸拔如剑的不知名高峰，罩着蒙蒙云雾，透着一股幽静而神秘的气息，苍翠古松矗立峰崖峭壁之中，乘风迎雾，高超俊逸，若似古老神仙遨游太虚一般自得。

山峰全是峭壁连连，野藤、荆棘挂满屋面，若非绝顶轻功，攀登实属不易。但仔细瞧瞧，靠近峰顶处，却有两尊如猿猴般之人形在揪藤、攀石的慢慢往上爬。

看他们的动作，全然像极攀爬巨树的小孩，不时演出险象环生之际遇，哪是什么武林高手？

他俩既非高手，为何冒险攀登此山？

--莫非想死了，还是没事找事干？还是想寻求神仙居，以修炼成仙？

若有人知晓这两位就是武林人人头痛的“聪明白痴”白小痴和“憨头西瓜”吕四卦，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好不容易，白小痴那双巧手终于抓上最高一块崖石，狠力的将身形拖

上峰顶，趴在地上，嘘了一口气，精灵剔透的大眼珠儿溜丢的转着，少年应有的灵性，全在那对眼睛透了出来。

他满意的笑了笑，自得的说：“终于如愿以偿了！”

眼珠儿溜了一阵，似乎没找到心中所要找的，有点失望的坐起，整理一下淡青粗布业已磨破不少地方和沾上污泥的衣衫，也抚去了脸上和着汗渍的泥迹，露出嫩白肌肤。深深的眉眼，挺挺的鼻，五官分明的轮廓，配上似笑非笑的嘴唇，透现出他自身应有的格调。说不上俊俏，却能深深吸引人家，让人乍见之下，必能留下深刻印象。

尤其那对眼睛，不知透露了多少智能与精明，明显附在他这似大非大，似小非小，似少年又像成年人的脸容上，说不出的那股韵味，就似会说话般，甚为扣人心弦。

喘不了几口气，崖边也伸出一颗嘟嘟圆的西瓜头，本是光头的秃顶已长出三分头发，倒像是片西瓜皮盖在上面做的。他原名吕四卦，由于“四”和“西”类似，“卦”和“瓜”谐音，脸相又长得似西瓜，故有“大西瓜”别称。

憨憨的脸，瞪起眼睛却也有点精明，目光落向休息的小痴，翻起了白眼，木讷的嘴唇已叫出话来：

“小痴儿你不够意思，先爬上来，也不拉我一把，害我爬得那么痛苦！”

小痴回首瞧向他，怪异的脸容一变，装得可谓如假包换的“白痴脸”。楞傻傻的，一扫先前精明之态。

这也是他愚弄别人，伪装自己的法宝之一。

他似有所悟的走向吕四卦：“哦！我忘了，你再下去，我再慢慢把你拉上来！”

吕四卦见他如此表情，就像见了鬼般，赶忙急叫：“不必了！不必了！要是被你拉上来，我看连骨头都要一块块凑着才能活了！”

他赶忙爬上崖顶，也解下了和小痴身上连着的指大粗绳，眼睛余光往崖下瞄去，暗呼“好险”。要是“下去了”，那还得了？

小痴已恢复精明状，哧哧笑着：“何必呢？迟早我们都要‘下去’的，早一点，晚一会儿，也差不到那儿去嘛！”

均匀的身材，让人看起来十分顺眼，他已做作的逼向吕四卦。似有准备将他推下崖之势，笑声更是谐谑。

吕四卦竟也由衷害怕的往后退，急忙摇着手：“小痴儿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原谅我一次嘛，呆会儿再下去好不好？”

小痴道：“我是为你好也！先下去，说不定可以先得到好处。”

吕四卦干干笑着，嘴巴张得可以塞下一个小西瓜，他道：“小痴儿，我不贪心，我是你忠实的朋友，永远不会和你争好处的。”

小痴无奈道：“你大我几岁，我一向把你当大哥看待，可是你就是一直让着我，真让人感动……”

吕四卦干笑着：“其实……天下又有谁能争得过你？我有先见之明，所以紧紧跟着你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！”

小痴已陶醉得笑起来：“说的也是！看来，不久我们就会发了！呵呵……”

吕四卦也跟着笑起：“是嘛！看看四周，全都是云雾，你猜的没错，仙人喜欢住这种地方，只要找到他……”

两人四目再溜向四周浩渺云层，已呵呵大笑，做出了腾云驾雾的动作，大大享受一番神仙瘾。

过足了瘾，两人方静下来，吕四卦拖着那副魁梧身材已懒坐于地，倦容已露，他问：“小痴儿，这里真的有那所谓的神秘武功高强的人吗？”

小痴信心十足，道：

“当然，江湖传言都是如此，高人都隐居在深山中，我们这座是最深的一座，隐居的一定是武功最高的一位，我已经感觉到他就是我的师父了！”

吕四卦倦态的笑着：“可是……我却还没看到他……你未来的师父……”

小痴往山峰另一头崖下瞄去，表情更为捉狎而带点神秘兮兮，道：

“快了！很多神秘说书人都说从万丈悬崖掉下去，一定会有奇遇，将来武功就突然变很高强而天下无敌了！”

吕四卦苦笑道：“那只是说书……你把它当真了？……”

“不是空穴不来风！何况这种事宁可信其有！”小痴得意道：“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啊！”

吕四卦道：“可是……我们至少跳过十座悬崖，只差没有摔死，哪来的武林高人？……”

小痴闻言，笑容已僵，干干一笑，道：“也许……也许那些山太俗了、也许……那高人在试试我们的诚心……呵呵……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嘛！”

吕四卦陪着苦笑，道：“要是这座悬崖再没效果，将来你要往哪里跳？”

小痴干笑道：“事情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，别泄气，神仙早就在崖下等我们了！走吧！”

别老是愁眉苦脸的！你看过西瓜的表皮有绉绉的吗？”

拉起比他还高半个头的吕四卦，两人已往山崖另一端走去，只走几丈，已到崖边。

小痴往下瞧，除了雾气，深不见底，他又拿起石块往下抛，久久都没回音，遂满意道：“吕四卦，这次成了！”

吕四卦有点惧意：“好象很深的样子……”

小痴得意道：“本来就很深嘛！你没听到连石头的回音都传不上来？”

吕四卦问：“为什么没回音？”

小痴自得道：“这个嘛……最少需要三个月，回音才会传回！”

吕四卦白他一眼：“你吹牛！要是如此，我看你还没掉入崖底，在半途中就得饿死了！”

小痴干干一笑：“吹牛吹到牛角尖了！还好你‘及时发现’，解了我一场灾难，不过你放心！我们肚子里最少装了七八样补药，余个十天半月是不碍事的！”

吕四卦犹豫一阵，道：“你当真还是要跳？”

小痴瞪眼叫道：“废话，来都来了，不跳，怎么对得起崖下的师父？”

吕四卦道：“可是……我连师父的影子都没瞧见……”

小痴道：“唉呀！你也真是，要是能让你瞧见的师父，武功一定很差，我也不想要，别再婆婆妈妈，准备‘拜师’吧！”

小痴儿煞有其事的将绳索另一头缠于屋顶凸石处，以便跳下崖底，找不到“师父”还可以爬上来。

吕四卦也跟着绑妥绳索，不过他可没像小痴笑颜满面，一副脸容可苦

出汗来。

看来普天之下，除了白小痴会来这么一招“跳崖拜师”以外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。

而吕四卦呢？

--光看他绳索比小痴粗上一倍，也该知道他心中有多少惧意。

两人绑妥绳索，已走向崖边，像跳水般做起预备动作，准备跳崖。

比了几次，眼眸触及如幽冥鬼域的万丈悬崖，心头仍有点毛毛的。

小痴看看吕四卦，干笑道：“老实说，我还真有点毛心毛手的！”

吕四卦闻言已欣喜：“那你可以不跳啊！”

小痴白眼道：“你想的美，名师最难求，我誓死达成任务，我之所以说给你听，就是要你把我打昏，让我轻轻松松的去见我师父！”

吕四卦但觉啼笑皆非：“像你这种只要师父不要命的人，到也少见！”

小痴无奈道：“我也是被逼的，自从我发现我的名字叫‘白痴’以后，我就决心把它发扬光大了，这是我的苦衷！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们顺着绳索慢慢下去不就得了？”

小痴道：“你别以为绳索真有万丈长？绑着，只是安慰一下蹦蹦跳跳的心灵，免得见了师父以后失了态，废话少说，敲吧！”

小痴伸长头颅，准备让吕四卦敲昏。吕四卦则迟迟不敢下手。

小痴白他一眼，叫道：“真没用，连敲我的胆子都没有！将来怎会有出息！”

吕四卦不甚服气，道：“你有胆子，为什么不张着眼睛跳？”

小痴为之结舌，恼羞成怒般的叫着：“你懂什么？你可知道张着眼睛比闭着还来得安全？我若昏昏沉沉的跳下，想避开尖石、利枝都没办法，连这都分不清楚？还说我没胆子？”

耸耸肩头，一副趾高气扬模样，他又道：“这种事，也干了不少回，谁怕过谁来？我先跳，你垫后！”再瞪吕四卦一眼，责言道：“胆小鬼！”

死要面子的他，果真双足一蹬，弹射而起，浑然不顾生死的往万丈深崖落去，只是潇洒的姿势还未陷入雾区，已撞得哇哇痛叫，再也潇洒不起来，一路叫救命的往下掉，眨眼已没入深渊之中。

吕四卦听得浑身发毛，这可真的是玩命举动。他已情不自禁的抖起身躯，连眼珠也阖上了，只听小痴尖叫声急促传来，而渐渐消失深渊浓雾中。

捆身绳索亦如通灵狡蛇，电也似的往崖下窜去，嗖嗖声音似要揪紧肝肠般，让人血气为之起伏。

就在绷紧一刹那，崖石耐不住冲力也已被扯碎疾往崖下掉，如此一来，也把吕四卦一同往深渊给扯了下去。

吕四卦还来不及想通这是怎么回事，已然尖狂惊叫，情况和小痴一样，如摔死狗般的往崖底掉，仍然无法逃过此劫。

声音已渐渐随云层雾气消散，一切似乎又已恢复宁静而无迹可寻。

深崖下，真的有神仙异人吗？

第二章 祸从天降

若想解释何者为“祸从天降”，那么以这件事用来解释，最为贴切不过了。

安安稳稳的睡在床上，竟然会有人从屋顶上掉下来，还压得她差点断了气？

只听一阵惨叫尖锐到过深渊浓雾中，依稀可见崖底建有几栋古朴雅轩，小痴身形如流星般砸向一间木屋。

“砰”然巨响，他已撞破屋顶，猛往屋内摔去。无巧不成书，他正好压在一位貌美姑娘身上。

素衣姑娘突遭惊变，尖叫之余，想出手劈开小痴已是不及，便生生的被压个正着，恹哩哗啦，连温柔幽雅的床铺都耐不住而崩塌，碎片纷飞，软罗轻纱到处卷掠，整座雅轩都已晃动，就快垮了似的。

小痴和貌美素衣姑娘则深深埋在床底，也许是摔疼了，连声音也没了。

突又传来更大响声，想必吕八卦也降落地面，却不知他“收获”如何？

小痴果真遇上了神仙？武林高人？否则她怎会隐居于这无法想象的深渊之中？

见及屋梁、墙木，似乎还住了不少时间，都已褪色，甚而长起苔藓之类的东西。

小痴迷糊中醒了过来，甩甩沉重脑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次声音不大一样……想必该有点收获……”目光突然触及被压在下面，脸色冰洁冷艳而奄奄一息的美姑娘，他已欣喜若狂的尖叫：“啊！这次压对了！神仙！这一定是仙女！我终于找到理想的师父了！师父你醒醒。你还好吧？”

小痴也顾不了自身伤势，赶忙扶起美姑娘，不停的拍打其嫩如水晶的脸腮，想叫醒她。

“师父你醒醒，别再睡了！我压上你，这表示我们俩有缘！师父……”

看样子小痴是为寻师父，寻昏了头，也不想想“神仙高人”岂会被他压得不醒人事？

在小痴千呼万唤之下，美姑娘终于幽幽醒了过来，灵秀眼眸微张，元气似乎已好了些。

小痴欣喜若狂，又拍其脸腮：“师父你睡饱了？来，看看您的新徒弟！保证一流货色！”

他已伸出双手食指去支开美姑娘一双明亮的眼眸。

长长而卷翘如开了屏雀羽的睫毛触及小痴双手，美姑娘已惊醒，突见小痴，如着了魔的又尖叫，掉了魂似的抓紧衣衫往后直缩。

小痴倒也能应付自如，含笑道：“师父别怕，虽然我是从天而降，但这不表示我的武功比你强！而我的容貌可能青一块、紫一块，但这终究会消失的，您不必太害怕，我一定是您心目中理想的徒弟！”

他摸着青紫满处的脸蛋，轻轻笑着，以为美姑娘是被自己“丑陋”容貌给吓着了。

美姑娘惊魂初定，方明白小痴是人非鬼，一颗心总算定了不少，谁知方定了心，突又发现小痴还坐在自己大腿上，登时又是一阵尖叫：“啊--”一掌已掴向小痴脸颊，双足踢蹬，立时把小痴踢向对面墙角，撞得小痴丈二金钢摸不着头。

美姑娘仍惊惧的向后缩。事实上，她已紧靠床铺内侧，缩无退处。

她尖叫着：“娘--快来救我啊--”

听其所言，似乎住在此处不只她一人，她娘也同在此地。

小痴好不容易才稳住身躯，坐了起来，苦笑着：“师父怎么……好象神经有点不大正常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左边窗口已射入一条青影，直掠美姑娘。

“心儿你要不要紧？”

青影一闪身已掠至美姑娘，赶忙将她扶起，上下焦急诊视着。

美姑娘叫声“娘”已伏在美妇怀中哭泣，一切惊变，终于有了依托和发泄。

美妇不忍的抚着姑娘披肩秀发，岁月虽不饶人，却没在她脸容留下多少痕迹，高雅容貌之中仍流露一股冰冷气息，尤其是长久不笑而往下抿的嘴唇，让人觉得她似乎有点不近人情。

不但人冷，连声音也冷，若非对自己爱女，那声音恐怕就要冻死人了。

突见青衣美妇掠至，小痴微感讶异：“咦？看样子，这里的神人高手还不只一人？”已然转为笑声：“不管啦！反正师父愈多愈有出息，照单全收总错不了！”

他马上跪拜于地，虔诚的说：“两位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，再拜……”

他猛磕头，虔诚的只差没把头给撞破。

青衣美妇乍闻小痴声音，身躯一扭，冰霜脸容涵盖冷森杀气，怒叱一声“你我死”，右手一扬，凌空一掌已劈向小痴。

掌势过处，狂啸猝起，威猛无比的卷动整座雅轩，砰然巨响，小痴已结实吃了一掌，倒撞墙角，便生生将数寸厚木板给撞穿，摔向屋外，连唉叫声都没时间出口，想必摔得不轻。

美妇对自家掌力似乎甚有自信，一掌劈中小痴后，脸容冷霜已解去不少，温柔的安慰姑娘：“心儿你别难过了，娘已替你报了仇，来，让娘看看你的伤！”

美妇马上将美姑娘扶至床铺左侧化妆台前之一张圆心黑木坐椅，想替她检查伤势。

心儿有了母亲在旁，又见小痴已被击毙（以为小痴已死），心情也好转不少，吓得苍白的脸容也浮现了难得的笑意。

她道：“娘，没关系的，只是……肚子被他压得有点……”

美妇恨道：“天下男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！”

她方要替心儿疗伤，小痴头颅已出现破墙洞口，虽鼻青眼肿，他还是笑嘻嘻的说：“对！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不过这不包括我在内。”

美妇母女俩猝见小痴似乎一点伤势都没有，顿感惊骇，她那掌力之强，就算已练过数十年的高手，也未必能安然逃过，而小痴他竟然“无恙”？

其实，别的没有，挨打功夫，小痴可从不落后，这全是他历练“挨揍”多年，再加上乱服太多神丹妙药，想一掌劈死他，谈何容易？

小痴对两人惊愕，更形得意，滑溜的又钻入屋内，笑道：“师父您的掌劲真够味，我学定了，放心，徒儿一定能将您的武功发扬光大……”

“你我死！”

美妇怒不可遏，双掌尽吐，一个腾身，如幽灵般已欺向小痴，出的全是杀招，非得将小痴置于死地而后始甘心。

小痴灵目闪动，见其出手方位及姿势，有了前次经验，他很快猜知杀

招何处能致命，倒也从容应付。

“师父您这么快就传我武功？不过这招像极了‘梅花穿心手’的第十二招‘寒梅带刺’，我可以用武当派‘太极绝魂三式’的第二式‘魂魄逼人’来化解……”

只一对掌，小痴很快化开对方杀招。

美妇突闻小痴一语点破自己所用招式，更是惊骇不已，不由思考，双手再舞，招式与姿势全化了样，先前掌劲极为刚烈，现已转为阴柔而泛起一股冷森气息，绵延不断逼向小痴。

小痴顿感压力倍增，但其眉头喜意更浓：“师父，这招我就没见过了，谢谢您的传授，啊--”

话未说完，已被美妇掌劲劈中胸口，倒飞出窗，滚落屋外种满不少奇花异卉的庭院。

美妇冷笑：“我就不信你打不死！”

她也追出屋外。

美姑娘见状，也怀着一份好奇，想看出结果，随即起身奔向窗口，眺向庭院，不知怎的，她倒有点替小痴儿担心起来。

小痴滚落地面，迷糊中爬了起来，嘴角已挂出血丝，伤得似乎不轻，但仍掩不去他那份喜悦。

“好厉害的武功，不学实在太可惜了……”

美妇见他连吃自己致命两掌，竟然还能说话，已诧然的以为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人？

想归想，她可一点也不留情，掌幻千般飞花，又攻往小痴。

小痴对她招式有了个底，动起手来，从容多了。

“师父您第一招七实十三虚，杀着在中宫，可是您为何不把它摆在上盘‘天突’穴？这样或许威力会更大……我试试……”

小痴竟然在短短三分钟不到时间，将中年美妇方才那招舞得丝毫不差，反过来攻击中年美妇，差的只是他将杀招从中宫往上移七寸，对准“天突”穴罢了。

中年美妇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真以为自己碰上了怪物，招式舞的更快，想以此逃过小痴眼睛。

然而小痴那双贼眼大概是“看多了”，竟也一招不漏，一式不差得学的清清楚楚。

突然间，中年美妇不再狂舞，一反常态，改用第一招，阴柔缓和的攻向小痴。

小痴亦感意外：“师父，这招您不是用过了吗？哦……你在考我学会了没有？好，我也照用不误！”

小痴也舞出同样招式迎了上去。

双方掌拳交锋之际，宛若八爪蜘蛛缠斗，打得难分难解，突然小痴唉叫，整个人已从不高空中摔下来。

中年美妇见机不可失，赶忙欺身小痴，伸手戳了他数处穴道，方嘘了一口气，擦擦额头汗珠，奇异的直往小痴脸上瞧去。

心儿此时已走了过来，瞧瞧小痴，复转视美妇：“娘……他……”

美妇勉强一笑：“他很怪，连娘的功夫都逃不过他眼睛，若非娘用了‘梅花针’在对招时，暗中刺入他‘少冲’脉，还真不知要如何制服他！”

心儿惊道：“他会我们的武功？”

“也许……也许他方才偷学的……”望着小痴，中年美妇感触良多：“天下怎会有此奇异小孩？悟性如此之高……行事却叫人哭笑不得……”

她转问心儿：“他真的是从屋顶摔下来的？”

心儿想及被人压个正着，不禁脸红，腼腆的点头：“嗯。”

中年美妇抬头望向高空，除了层层浓雾，根本无法望透苍穹，诧然道：“又有谁会不顾生死的从万刃崖跳下……还口口声声叫我们是‘师父’……”

心儿望着昏沉的小痴，不由自主的说：“娘，您要杀了他……”

中年美妇心神一凛，表情已恢复冷森：“不错！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！”

心儿默然而立，纵使母亲从小灌输自己，不能对男人软心，但此时她却不明白自己是否下得了手，一刀把小痴给杀了？

“怎么？你不忍心？你别忘了他毁了你的房屋，还压得你差点送了命！”

中年美妇不停提醒小痴方才之罪行，似想让心儿认定“天下男人皆该杀”之事实。

别的不说，但闻小痴压着她冰肌玉洁的身躯，她心中已升起一股龌龊而被辱之恨意，揪着衣衫，似想揪掉被触压过之肌肤，然而谈何容易？怒意已涌上心头。

“不错，男人都该杀！”

跨步、举掌，心儿已满心怨恨的想劈死小痴。

美妇见她如此举动，笑容已露，出言喝止：“心儿等等！”

心儿颇感意外母亲会阻止自己，不禁怒意更坚：“娘，这贼人如此欺负我、我……”

“娘知道！”中年美妇迎了过去，含笑道：“他是该死，但他来的突然，我们总得探清他来路再说，也好将来有个对策。”

被她娘这么一说，心儿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困然立于该处，手掌捏了捏，总也无法下手。

中年美妇含笑道：“拍醒他，最少，娘会逼他盖一栋房屋还你！”

“是，娘！”

心儿很快而用力的击拍小痴身上数处穴道，叫道：“喂！恶贼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跳崖？”

小痴幽幽醒来，只是软麻穴仍被制，一点也使不上劲，闻言，瞧向心儿，问的竟是有关武功之事：“师父您刚才用的是哪一招？怎么我一闪身就结了气？”

心儿对他答非所问，甚是生气，怒道：“我问你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快回答我！”

“听到了！”小痴很快而真诚道：“你说的是：‘我问你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快回答我！’”

敢情小痴以为她问的话就是此话，而不是“为何要跳崖”这句话。

心儿登时咬牙切齿，以为小痴有意捉弄，怒叱：“可恶！”一个巴掌已打得小痴火辣辣、疼恻恻的。

小痴虽感疼痛，仍是笑脸迎人：“严师出高徒，师父您放心，只要您肯教我武功，再苦的日子，我都能挨！绝不让您失望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心儿气得七窍生烟，就是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恨不得一刀将小痴给剁了。中年美妇已走过来，冷森脸容罩着一片杀气，冷道：“你最好给我老实说，你是谁？”

“白痴！”小痴答的甚干净俐落。

“白痴？”中年美妇和心儿为之一楞，天下哪有这种名字？

中年美妇以为小痴有意捉弄，怒喝道：“小娃儿你再逞口舌之利，休怪老娘对你不客气！”

小痴轻轻一笑：“大师父，这也难怪啦！我的名字一向让人很头痛，不过我真的就叫‘白痴’，中间加一个‘小’字就对了。”

“白小痴？”中年美妇疑惑的念一遍。

小痴频频点头：“没错！最近很轰动武林的！”

心儿冷森道：“胡说！看你贼头贼脑，一点也不像白痴，你在说谎！”

小痴道：“如果我要说谎而讲出这一千人有一千零一人不信的名字，那我真的是‘白痴’了！”

说的也是，心儿母女俩有点相信了。

中年美妇冷道：“你为何取了个怪模怪样又傻里傻气的名字？”

小痴一副无奈样：“没办法，天下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理喻的，我也还在研究这个问题！”

心儿母女俩想笑，却又硬生生按捺住笑意。

中年美妇冷道：“你为何跳崖？”

“就是想拜你们为师啊！”小痴回答的甚为诚恳。

中年美妇道：“你又怎知我们住在谷底？”

“传言嘛！”小痴道：“盘古开天就传言神仙高人都隐居深山绝谷中，如今终于让我碰上了，至于……”他干笑几声：“至于压坏师父宝屋，这纯属误会，请别见怪！下次我会小心些。”

“还有下次？”心儿想装怒，又怒不出模样，表情怪透了。

小痴道：“当然没有下次，因为该压的也都压的差不多，该找的也都找到了。”

中年美妇冷笑，立时伸手戳向小痴背筋，小痴霎时痛叫：“啊--放手啊！痛啊--”

小痴全身抖颤，连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中年美妇此时才松手。

中年美妇喝道：“你毁了我家园，伤了我女儿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不杀你，我要慢慢折磨你！”

小痴抱怨叫着：“不收我当徒弟就算了，天下哪有这种师父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中年美妇截口叱道：“我不是你师父，也不准你叫我师父！”

“不叫我不叫！”小痴瞪眼道：“喂！老太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快放我走，否则我就拆了你这草寮！”改口的倒真快，马上由“师父”变成“老太婆”了，端的是不怕死。

中年美妇脸色微变。

心儿已叱叫：“小白痴你敢乱说！小心我割了你舌头！”

小痴似乎也卯上了，冷笑道：“不放我走，我就要骂！骂遍你八代祖宗。”

“你敢？”心儿已欺身，准备教训小痴。

小痴冷笑：“怎么不敢？别的不说，骂人我在行得很，恰查某！”

心儿喝道：“你骂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小痴已呵呵笑起：“看样子你倒很喜欢人家骂你，一遍不够，还要再来一遍？行，就算再来十遍也没问题，你听不懂，我还可以附带解释！呵呵……”

心儿哪知自己说溜了嘴，一时为之语结，激红了脸，一个巴掌已掴向小痴，啪然又是一记辣火锅。

小痴咬了牙，卯了心，不怒反笑：“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来呀！多打几下，你就会爱死我了！”

“你……”心儿已气得直发抖。

蓦地--

又是一记脆响，小痴啊的惨叫，已挨个大巴掌，昏了过去。

中年美妇搥得有点不自在，这巴掌似乎在和小痴呕气而施予的，以她如此年纪来说，实是浮躁了些，不禁容颜也热了起来。但只一下下，她马上恢复冷森，又截指点醒小痴。

小痴被打得着实够疼，话也不敢再说，两颗眼珠就像被追怕的小狗，甚为怜人的瞧着中年美妇，嘴巴也肿得够大，一副惨样，也不敢再作怪了。

对小痴姿态、表情变化如此之快，心儿乍见之下，实难以忍住那股笑意，怒气也消了大半，只差没笑出声音而已。

中年美妇冷森道：“你还敢口出谎言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给我砍材伐木，盖一栋一模一样的新房子，否则我会剥了你的皮！”

小痴呐呐道：“是……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中年美妇冷叱：“你还想找死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是想说……”小痴干笑一声，呐呐的回答：“我是想说……我们是两个人掉下来的……一栋可能不够……”

“可恶！”

中年美妇闻言，脸色又变，怒道：“还有一个在哪里？”突有所悟自己方才听及西院也有响声，为了顾及爱女安危，一时倒也忘了此事，如今一想西院也可能毁了，愤恚之心更炽：“你们这些天杀的，看我如何收拾你们？他跟你一样是小鬼？”

“他是大鬼……”小痴干笑道：“他的头比我大一倍，身壮如牛，是有名的‘西瓜！’”已忍不住笑起来：“他压的面积可能很广，他一向是盖大楼的。”

“可恶！”中年美妇怒气填膺，转向心儿：“你看好他，娘过去看看！”

说着她已掠向西方。

小痴得意笑着：“唉！真是，名师难求倒也罢了，还要先盖楼房？命真苦！”

心儿吃过他不少亏，此时母亲已离去，她也不敢大意，战战兢兢的摆出架势，监视着小痴。

小痴此时才注意到她的容貌，十足美人胚，配合得十分融和的五官，挑不出一丝瑕疵，尤其眉心那颗株砂痣，摆的如此贴切，更衬出心儿容貌的不俗。

“若不是嘴巴硬冰冰的，我还真以为你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呢！”小痴一副品头论足模样：“美是很美，就是凶了点，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梦中情人。”

心儿冷叱道：“给我闭嘴！否则我会打掉你牙齿。”

小痴似乎不怎么将她放在眼里，轻轻一笑，捉狎的说：“说你凶，你还真的凶，不怕破坏你纯真美丽的形象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！我认了！我服了你，我不说，你手下留情！”

小痴的嘴巴可还热疼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不再出言尽说风凉话，改用那对会说话的眼睛，瞧得心儿浑身不自在。

心儿不由自主的红了脸，自己似如光裸着身躯站在人家面前，如此不自在而困窘，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可是就是无法走开，要是让小痴作了怪，那就更惨了。

两人就此干耗，鼻眼见对上了，各有心思，各有心情。

还好，时间并不长久，一盏茶功夫未过，中年美妇已绑着吕四卦，牵落水狗似的走了回来。

长了瘤的吕四卦到底变成何种模样？

小痴见吕四卦和自己差不多，头颅青一块、紫一块，凸的、肿的通通都有，已然幸灾乐祸笑了起来。

“西瓜变成番瓜了！”

吕四卦怨声道：“小痴儿，照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死在你手中。”

小痴笑道：“那还得变成长冬瓜才行，怎么样？收获如何？”

吕四卦苦笑道：“屋顶是免不了……墙也垮了，还挖了一个大水池！”

小痴道：“比我好多了，我只是拆了床，外加‘姑娘’一份……”

提起“姑娘”，心儿就有气，登时叱道：“不准你胡说！听到没有？”

小痴装傻道：“我没胡说……这都是事实！”

心儿红着脸，恨得直咬牙：“有一天，我会把你舌头给割掉！”

小痴一副祈求模样：“我们别再为这件事争吵好不好？”

心儿以为小痴“认输”了，心头稍显得意，眉头怒意方自消弭。

岂知小痴又变出一副志得意满状，跣样的说：“事实就是事实，你再怎么吵，再怎么割我舌头，事实还是事实，这是不容抹煞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心儿怒火填膺，直颤着身躯，玉牙一咬，反怒而笑。

“好！我就先割了你的臭舌头！”

心儿已抽出袖中七寸短亮利刃，罩准小痴嘴巴划了过去。

中年美妇见状，急忙喝止：“心儿不可如此！”

她已腾身掠向心儿，而其手中绳索并未松掉，连带的扯动吕四卦一连凉了数圈，撞向小痴。

中年美妇很快拦住心儿，道：“心儿别听他胡言乱语，这样太便宜他了，娘会替你出这口气！”

小痴根本不把她当做一回事，谈笑风生道：“对嘛！房屋都还没盖好，你就杀了我，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心儿冷笑道：“只怕你盖不到一半就累死了！”

小痴道：“也好，累死总比‘压死’好！”

心儿脸色又变，中年美妇马上斥责小痴：“小兔崽子现在就给我去砍树盖房子！否则我就先砍断你双手！”

小痴漫不经心的笑着。

中年美妇怒意更甚：“还不快去！”

小痴道：“这事交给吕四卦去办就可以，我有苦衷。”

“你敢！”中年美妇接过心儿手中匕首，就想砍下小痴左手掌。

小痴急忙叫道：“喂！你讲不讲理？你没看到我不能动啊？”

中年美妇为之一楞，方才自己拖着吕四卦回来，倒忘了小痴穴道受制于自己，也以为他能行动，如今被小痴唤醒，一时窘困也难以按捺平伏，脸也稍稍的热了起来。

然而势成骑虎，总不能弱了气势，立时又斥道：“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“我以为你自己会发现……”小痴委屈道：“当囚犯的人，说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……”

他嘴角牵扯着肿胀嘴巴，若非乱说话，何来如此灾殃？

中年美妇瞪了几眼，也拿他没办法，伸手拍开他软麻穴，冷喝道：“现在就给我盖房子！”

小痴突然表现的十分合作，爬起身躯，活动一下筋骨，但觉武功被制，还有一些皮肉撞伤之外，并无大碍，这才和吕四卦必恭必敬的施个大礼：

“是！”

两人转身，朝四处茫茫雾区潇洒的就闪。

中年美妇突又喝止两人：“回来！”

两人为之一顿，战战兢兢转身。

小痴道：“还有事吗？……”

中年美妇冷道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

小痴道：“……盖……盖房子啊……”

“房子在右边！”中年美妇冷道：“谷底尽头有座红桧林，木材就在那里砍！”

“是……”两人拱手，瘪样的相互对眼，想笑。

中年美妇又喝道：“除了这两个地方，不准你们乱走动，被我逮着了，小心你们狗腿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小痴、吕四卦两人暗自苦笑，已往谷底行去，准备伐木盖房子。

谁又晓得跳崖求师，弄到后来会变成如此结局？

心儿母女俩更是莫名其妙，好端端的就来个“祸从天降”，看来他俩想恢复以前宁静生活，恐怕有段艰苦日子好走了。

母女俩相对苦笑，真不知上苍为何弄来这么奇异难缠的两个“白痴”和“西瓜”？

第三章 楼塌楼起

薄雾中的红桧林，枝干森密，株株合抱粗大，少说也长了百余年。枝叶沾上雾气，凝成小水滴，不停的往下掉，就如五月梅雨般，滴得令人心发霉。

一大片最少有百丈宽，千万株，原始森林风貌，大概也和此差不了多少吧？

小痴和吕四卦已走入林区。望着阴森森树林，再加上冲鼻腐蚀烂枝叶霉气，小痴已苦笑不已。

他道：“倒霉！人走了楣运不算，连鼻子都逃不了霉气！”

吕四卦可没想那么多，他只想如何离开此地方为上策。他道：“小痴儿，

你的神仙师父已经变成母老虎，你难道不想溜？”

小痴叹道：“唉！真是生不逢时，好事由来最多磨，明明是被我找到了，谁知，这两个老太婆竟然那么不近情理？”

吕四卦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？”

“谈何容易啊……”

小痴感叹着，找了一株倾倒而腐化之巨树，坐了下来。另四卦也懒洋洋坐在他旁边。

“深陷谷底，浑身是伤，武功被制，对手高强，想逃，还得拚老命才行……”小痴愁容满面的说着。

吕四卦问：“她们武功真的很高？”

说到武功，小痴儿眼睛灵光又现，兴趣已来，立时道：“嗯！她们武功十分怪异，中原武林派系似乎没有这么几招，可惜我只学了一点点，后来我发现我在偷学，就不再用那种功夫了……”

吕四卦问：“你猜她们武功可以排名天下第几？”

小痴眨眨眼睛，道：“很难讲，因为我不知道她们会多少种奇奇怪怪的功夫，就拿那招‘梅花穿心手’来说，以前我就曾经看过一位武林高手用过，但他的威力比这老太婆又少了两分劲，可见这老太婆不好惹。”

吕四卦又问：“那位高手是谁？”

小痴做沉思状：“人……我倒是记得……名字我可没听到……那时候在江南……”

吕四卦道：“江南高手多的是，看样子是无法猜出来了。”

小痴道：“管他的！反正老太婆武功多的是，找她学还不是一样。”

吕四卦道：“可是……照这个样子，她是不肯教我们了……”

小痴神秘而狡黠笑着：“我们什么时候碰过，有人心甘情愿地教我们的？”

吕四卦若有所思，目露喜色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他的身躯及双手已表现出“偷”的动作，一脸狡黠贼样。

“对！就是这样！”

小痴得意回答，对上吕四卦眼珠，两人已咯咯黠笑起来。

仰笑天空，瞧及高耸树林，小痴主意又上心头，道：“‘偷’是有点困难，我们不如替她们盖一栋高楼大厦，让她们住的舒舒服服，说不定老太婆心理失常，一下子又喜欢上我们，到时……我看连生孩子的功夫，她都拚老命的教给我们哩！”

两人又是一阵陶醉大笑。

吕四卦兴味更浓：“对！为了‘生孩子’，你说要盖几楼？”

小痴意气风发，右手往天空一比，道：“要盖就盖大的，天下无双，盖到尾顶，少说也一千层，让老太婆从第一楼爬上最上一楼，要三年的时间！”

吕四卦频频点头：“好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豁出去啦！”

小痴更是得意，拉起吕四卦，直往左方巨树奔去：“走！杀！把这树林全砍了，大概勉强还够用吧？”

说到那儿做到那儿，两人为了博得心儿母女俩欢心，以便能学到高深武功，竟然当真大刀阔斧，势如破竹的砍起这片偌大百年红桧林。

足足砍了十天，红桧也倒了差不多，所剩下的亦只是刚萌生的幼树罢了。

却不知心儿母女俩发现此事，将做何感想？

两人很是卖命盖“高楼”，然而此种土木工程技术岂是外行人所能掰出来的。

他俩最多只能盖至两楼半。而且还随时会垮塌，看样子，除了他俩以外，再也没人敢住此种高楼了。

这几天，心儿母女俩除了一天送一次饭菜给予两人外，其它时间皆躲在东院，足不出院。似乎对小痴、吕四卦可能逃逸之事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

盖了近半个月，小痴和吕四卦都累了。

西院的楼房，勉强算得上三层，墙壁全是原木树干所围成，而且参差不齐，还有大大小小空隙，和树枝捆绑而成的兽笼也差不了多少。

而心儿的闺房……从天上掉下来的柚子皮，中间再用筷子撑起来，大概就包括所有的一切了。

两人满身是汗，衣衫破碎不少，也着实努力过，可惜就是弄不出心目中所要造的千层高楼。

两人坐于楼房屋顶，一副无奈苦笑着。

小痴道：“高楼真不好盖……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们已经尽了力了……”

小痴望着悬如峭壁的崖面，苦笑道：“要是从上面盖下来就容易多了。”

他所想的是从屋顶轻轻松松的将东西抛入崖底，终究会有一天能“盖”满千层楼房。

至于要填多久，盖的是否为楼房，他倒不考虑，现在他只考虑何种方法比较轻松。

吕四卦挽袖擦擦汗水，不久道：“怎么办？楼房盖不成，那老太婆一定恨死我们，说不定一气之下，一刀就把我们给杀了。”

“这倒是问题……”小痴儿稍加沉思，不久已有了对策，道：“事到如今也只好能‘偷’多少算多少了。”

吕四卦道：“怎么偷？楼房不盖了？”

小痴轻松自得道：“盖和不盖的结果都是一样，如果你还有兴趣，你自己去盖吧！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是说，如果现在不动工，要是老太婆发现了，我们少说也得掉层皮……”

小痴道：“不会啦！拖它几天该没什么问题，这几天我们就摸到东院，看她们在搞什么鬼？”

吕四卦道：“要是她们不是在练功呢？”

“那就偷秘笈，秘籍偷不到，只好翻脸动手，从过招中再偷学了！”

反正大楼也盖不成，吕四卦也没了主见，只希望快点离开此地方为上策，闻言也未再做何表示。

小痴揉揉手臂及脸颊，半月前被打伤的瘀血已消退不少，他问：“你的伤如何？”

吕四卦道：“差不多好了，只是有几处穴道被制，力量差了些。”

小痴无奈摊摊手，道：“这个我也没办法，武功招式，我一看就会，可以偷，但那什么内功、内劲，一拍掌，力量就大得吓人，我就是无法偷到！想找个好师父教教，就是碰不上。”

小痴虽绝顶聪明，过目不忘，但内功一途，全然运行于体内，外表根

本无法察知，自是无从学起，若说有秘籍，以他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门外汉，连奇经八脉都弄不清，如何能学？

设若有人从旁指点一二，以他聪颖才智，自能触类旁通，届时无论外功、内功，再也难不倒他了。

就是因为他没练过内功，以至于功力无法使出，空有杂家绝学也难以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效力，更无法将体内吞食之灵丹妙药化开，与人交手，自差人一截，吃瘪、挨掌、逃跑，那是常事。

难怪他如此求师心切。

吕四卦道：“管他的！这个样子，混了几年，还不是一样，好日子没过几天，死又死不掉。”白向小痴一眼：“我怎会认识你这种朋友，全是玩命的？”

小痴干笑道：“别怪我嘛！人说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’，又说‘将相本无种’，放心，不久的将来，你会以我为光荣的！不说啦！走，练功去！”

小痴拉着吕四卦已顺着直立排墙的树干攀往地面。双足一落地，吕四卦抬头望着屋顶，有感而发：“可惜，千层楼房就此寿终正寝，升不上去了。”

“也未必如此！”小痴黠笑几声，道：“要升上去，我仍有办法，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。”

吕四卦稀奇的望着他，表现出一股快慰神态--却不知小痴如何让“高楼”登上崖顶？

小痴也不让吕四卦失望，他做到了。

--他找了四棵手臂粗红桧小树，分成四个角落种植，再以四棵树为支柱，架了一间小木板屋，目的就已达成。

吕四卦仍是不解：“这.....这么简单？”

小痴得意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多么困难？红桧一长高，木屋也跟着升高。迟早会升到崖，呵呵.....只不过时间久了一点而已，需要万把个年头吧！”

吕四卦已会意，不禁为小痴之捉狎报以钦佩笑容：“不知那个老太婆对这间‘高楼’是否满意？”

小痴回答的很绝：“放心，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一定会满意的。”

两人笑着，说着，已往东院行去。

谷中不算大，但呈狭长椭圆形，东边在谷前，西边位于谷底，亦是红桧林区，是以距离较远。

说是庄院，也只不过房屋较具三合院形状而已，仍是古朴木屋，隐伏于雾中，忽隐忽现，更具神秘。

尚未潜至东院，小痴儿已闻到阵阵花香，凭他经验已猜出是寒梅香气。

虽然谷中寒梅分布四处，也不算少，但此处却显得特别突出--不论香气或是梅树。

再走十余丈，万株梅树挂上彩点纷纷，忽而瓣落风吹，迎风纷飞，韵律舞出恬静旋律，拂面清新，好一座世外梅园。

“奇怪.....都已春末夏初了，这里的梅花怎会不谢，还开得这么好？”

小痴颇感意外的说着，伸手已去扣抚梅枝，似想从中得知原因。

吕四卦道：“也许是深入谷底，不知寒天冷地的缘故吧？”

小痴频频点头，随手拂过一朵梅花，仔细端详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除了季节不同外，连花蕊都是黑色的，一定是异种。”

一听及“黑色花蕊”，吕四卦也好奇的摘下一朵梅花瞧瞧，果然在中心

雌蕊部份呈现黑点，与旁边之红瓣相比较，显得较为突出，但因其黑点甚小，若非有心仔细去分辨，也难以察觉此花之不同于其它花朵。

两人再瞧，也瞧不出其它异处，只好丢弃花朵，再往梅林深处摸去。

方行几丈，浓雾中已传出吆喝，练武声，两人精神更加振奋，已快步潜了过去。

梅林中，终于浮现古朴庄院，三落雅屋呈“L”形排列，连着房屋，有意无意已被一排翠绿的九重葛围住，见其盘根错节，缠挂于外边梅林之中，可猜知至少已十数年未加以修剪。

九重葛围墙居中一处设有古旧牌坊式柴门，正上方置有一腐旧原木字匾，题有“梅庄”两字。

“梅庄……原来这地方还有名字的呐？”

小痴与吕四卦已潜向柴门，发现此牌，也总算把身陷地方给弄懂了。

两人并未深入联想“梅庄”有何意义，因为真正吸引他们的“武功”吆喝声已频频传出，吊得他俩赶忙抬头想瞧往庄内。

然而“墙”高丈余，两人蹑着足尖，仍未能瞧向里头。九重葛又长有长刺，攀附不易，在门扉挖凿小洞，只能略窥一二，不得已，两人只好各自爬向柴门顶头端以窥视里边。

庄内庭院果然心儿母女在练功，一紫一白，两尊人影不停飞掠庭院之中，就如风中两条长丝彩带，悠然卷舒，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达。

小痴、吕四卦看得频频咋舌，梦中之仙人飞行，也只不过如此吧？

心儿母女俩的轻功，无可否认已是登峰造极，可谓天下少有了？

两尊人影在一次大旋空飞掠之后已亲身落地，随即动起双手过招，劲气又起，啸风阵阵奔流不息。

小痴突见招式，已欣喜若狂，道：“吕四卦你看清楚了没有，这就是‘梅花穿心手’第十二式，很厉害的！”

吕四卦闻言，眼睛也随之一亮，总想学着小痴“过目不忘”，亦紧紧揪住招式不放，频频点头，也忘了回答，甚至腾出右手开始比划着。

古朴而又腐旧的牌门本已摇摇欲坠，又那堪倚附两个大男人，已然晃了起来。

然而两人已被功夫深深吸引，哪有时间再去注意其它事情？

心儿白影一掠，弹射空中，紫衣美妇已撤换招式，道：“让娘看看你的功夫到了第几层？”

心儿娇笑一声，道：“可能在第四层，第五层老是升不上去。”

说着她已出掌，幻化无穷掌影，已将身躯给裹住，再幻一道白光，又如天空那道劈雷，电也似的劈向紫衣美妇。

小痴已禁不住细声叫道：“没错，这就是那绝招！”

话未说完，双手已开始舞动起来。

吕四卦也看得目瞪口呆，招式要得更是吃力，这下可好，门扉晃动，就快被两人给压垮。

还好精明的小痴立时察觉，一脚踢向吕四卦，压低声音急叫道：“你想死啦？摇这么用力？”

吕四卦也醒了过来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功夫太精彩了……”

小痴可不愿错过偷学机会，两只贼眼猛瞅着心儿母女招式不放，无心与吕四卦较量，叫道：“你先下去，等我学会了再教你！”